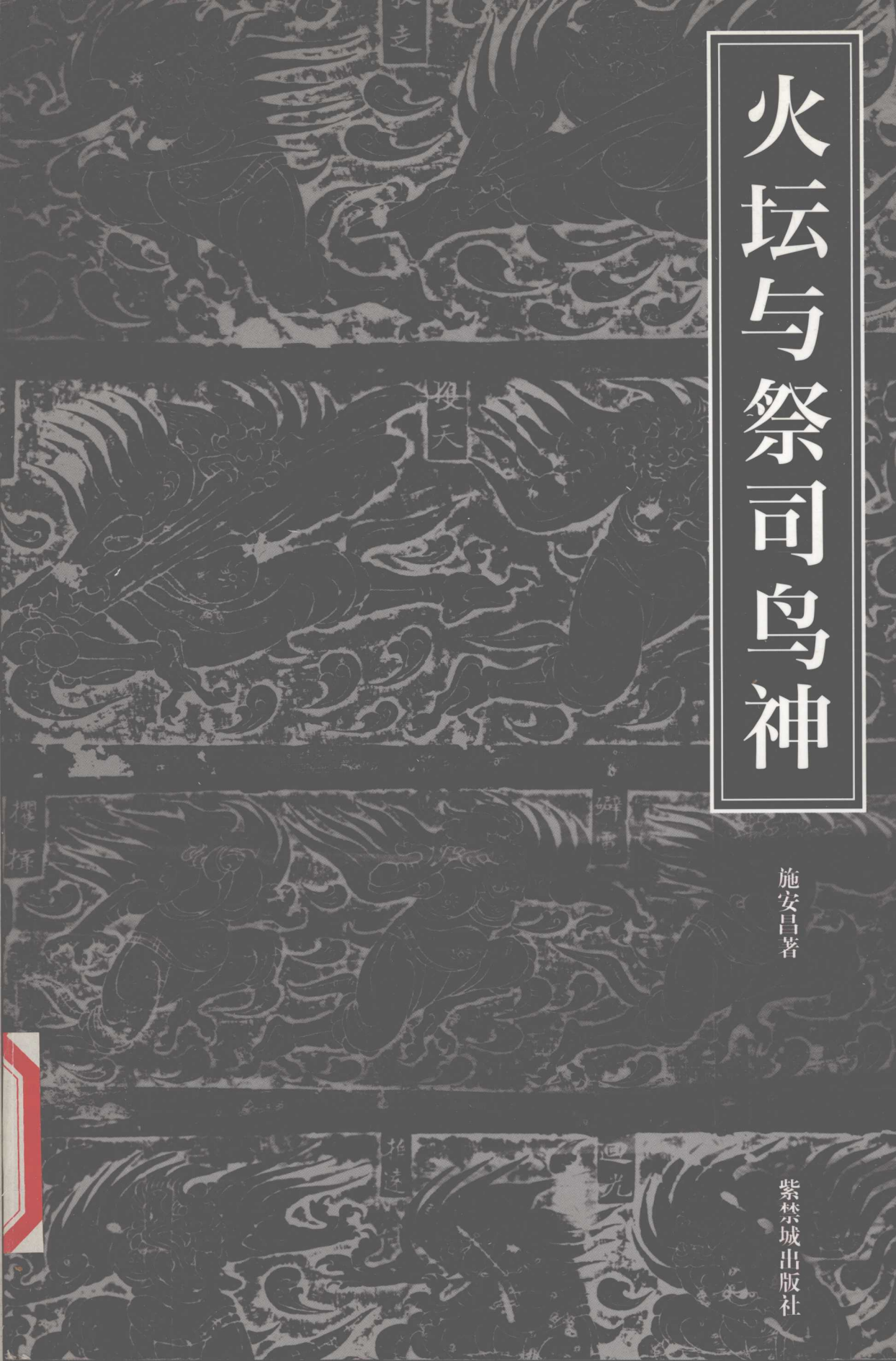


火坛与祭司鸟神

施安昌著

紫禁城出版社



火坛与祭司鸟神

——
中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

施安昌 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坛与祭司鸟神：中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施安昌著．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11

（紫禁书系／李文儒主编）

ISBN 7-80047-462-3

I.火... II.施... III.祆教—美术考古—中国—文集 IV.B9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22673号

火坛与祭司鸟神：中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

著 者：施安昌

责任编辑：蔡治淮

出 版：紫禁城出版社（北京景山前街4号故宫博物院院内）

装帧设计：北京紫禁城天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50千

印 张：14.75

图 版：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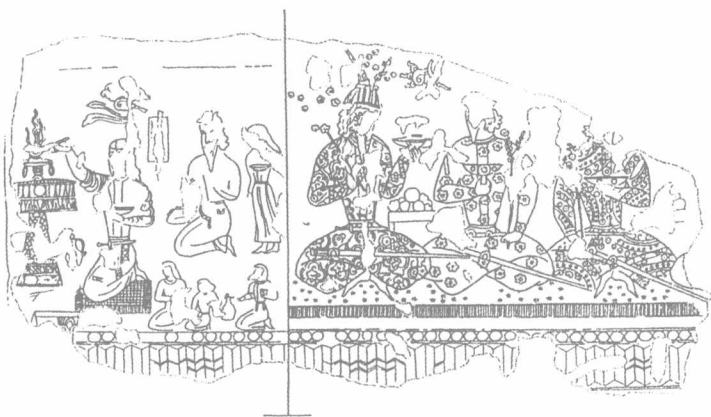
印 次：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80047-462-3/K·217

定 价：75.00元

目录



前 言	001
-----------	-----

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	011
----------------------	-----

琐罗亚斯德教说略	012
古代中亚的火祆教遗迹	020
古代中国的火祆教	028

碑志上的祆神世界	031
----------------	-----

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	032
北魏荀景墓志及纹饰考	052
南朝梁萧宏墓碑考	066

火祆教的丧葬礼俗 081

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形盛骨瓮初探 082

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 089

河南沁阳北朝墓石床考

——兼谈石床床座纹饰类比 100

北齐徐显秀、娄叡墓中的火坛和礼器 118

圣火、祭司和胡摩——火祆的标志 129

圣火祆神图像考 130

祆教礼仪所用植物考 139

关于森穆鲁和法尔灵光

——北魏元谧石棺图像解释 150

柔然建立的造像碑 159

北魏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 160

茹小策造像碑与西安佛、道造像碑比较 179

祆教文物叙录 185

六世纪前后中国祆教文物叙录 186

附录一

图版索引 200

附录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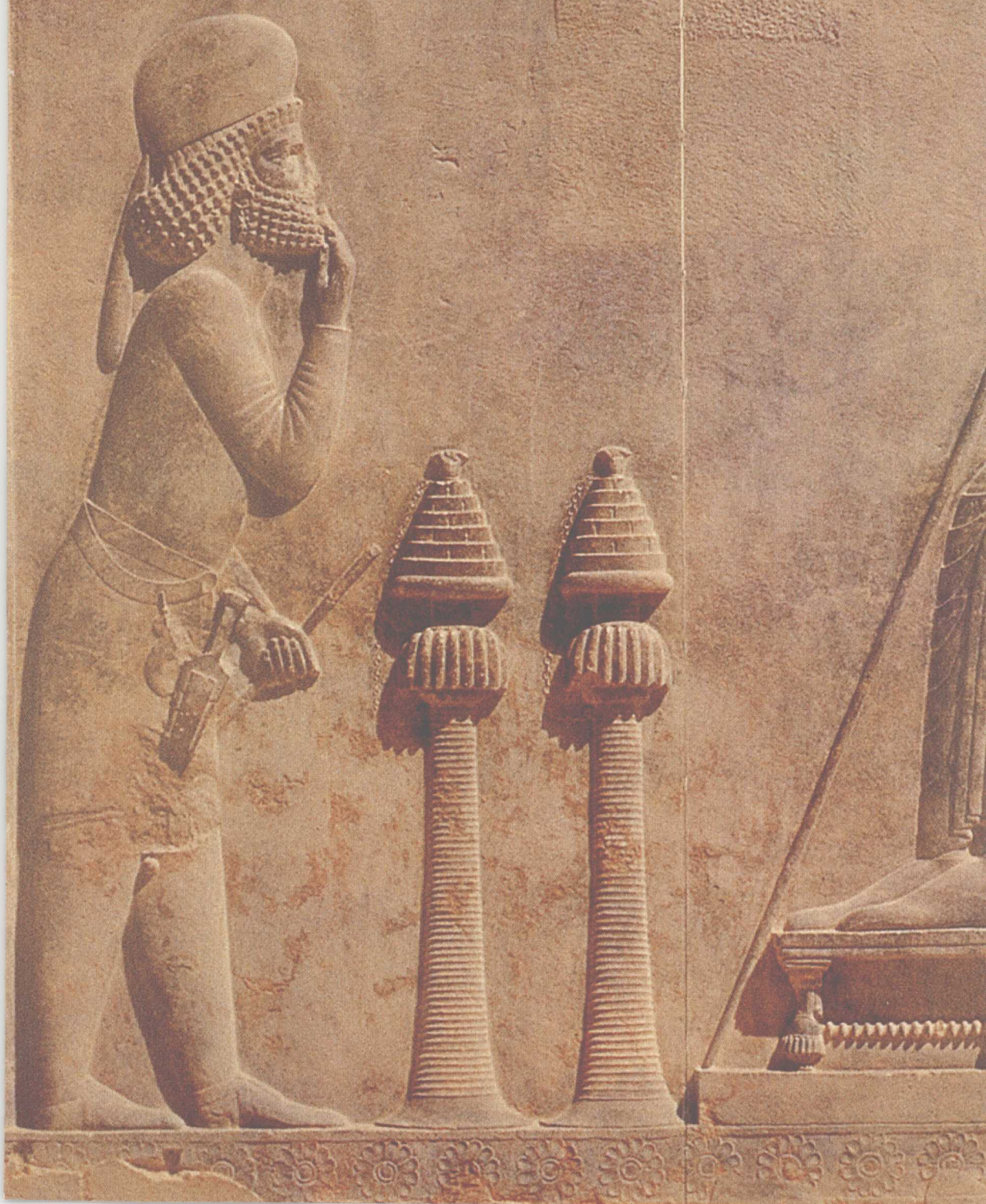
琐罗亚斯德如是说

——《阿维斯塔·伽萨》颂诗浅析 元文琪 204

附录三

历史地图 225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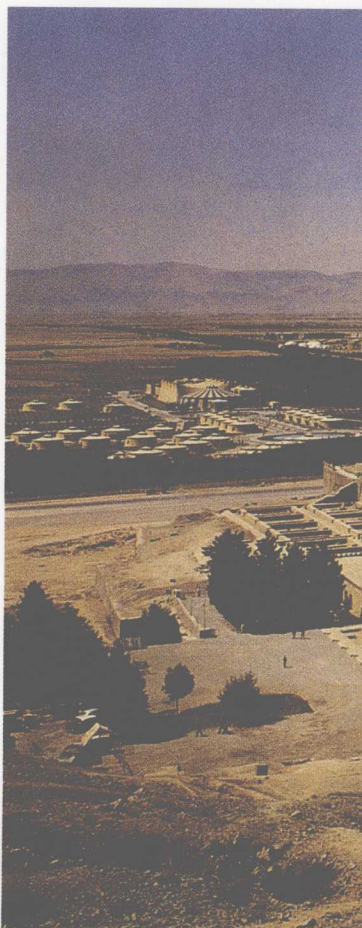


借此卷首，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会研究拜火教〔又称祆教，“祆”音 Xiān〕文物及其艺术；第二，故宫收藏的拜火教文物和它们的来源。

—

20 多年前，我在整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碑帖时，就被上个世纪 20 年代洛阳出土的冯邕妻元氏墓志、荀景墓志等一批北魏晚期墓志所吸引，因为志石线刻纹饰十分奇特，如有火坛、半人半鸟和半兽半鸟神、肩上冒火焰的神等等。随着见识日广，渐渐意识到：这些纹饰与汉代画像石绝异，而在北朝艺术当中也是特立独行的。直觉告诉我，它们可能和域外某种文化艺术有关系。再者，在不同的墓志上，有一些共同的纹饰题材，其中神灵的姿势动态和构图位置颇为相似。这显然不是艺匠随心所欲，而是特定葬俗观念的表现。葬俗是很多人遵循的，这些人是何人？这批墓志在民国年间早已公布，令人迷惑不解。马子云师曾说：“这些图画是什么意思，不好懂。我向不少人问过，他们都说不清楚。”前贤中有的认为是驱鬼压邪的“厌胜之术”或“方相氏”，我感到怀疑。因为，第一，墓志上的肩后冒火的神像同《周礼·夏官·方相氏》所讲的“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不合。第二，与神像配合还有半人半鸟神、长翼的兽等等一套纹饰，又如何解释？

这时，我开始留意外国的古迹、文物，印度的，两河流域的，希腊罗马的，埃及的都予注意。1994 年，我从《波斯的圣地》〔柳宗玄主编，井上靖、林良一撰文〕一书上看到阿契美尼德国王的十字形崖墓，雕饰奇伟。陵墓雕刻火坛，带翼的日环，当中是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像。〔图 1 至 6〕还有萨珊钱币纹样也是火坛，两旁有祭司或神祇，那时拜火教是波斯国教。我立即联想到北魏墓志上火坛和肩后冒火的神像、半人半鸟的神像，联想到



陈垣先生的名文《火祆教入中国考》，产生了一个假设：墓志主人也许信仰火祆教。

于是，我觉得有求解的方向了：一方面要研读有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是调查相关的古迹、文物及其图像。二者相互启发。

我设计了研究方法和程序：把北魏六个墓志、梁萧宏碑、安阳北齐粟特贵族墓石雕的图像相互仔细比较后，分解题材，归纳整理出一个“图像题材整理表”。内分三栏：1、单个题材：包括 25 种。2、组合题材：12 种。3、构图方式：8 种。这个表有三个用处和便利：1、比较全面地掌握图像的要点。2、便于推敲各点之间形式的与内涵的联系。3、为考察中外古迹古物提供了调查目录。在考察过程中，将所见所思与表中各项对应地记录下来，积累构成了“相关图像题材类比表”。两表的编制是不断增补，反复修正，时间很长的过程。

“整理表”和“类比表”使我获得了根据与信心，为写《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北魏荀景墓志及其纹饰考》、《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

图1 波斯都城的波斯波利斯皇宫遗址〔前514年后建立〕
〔《波斯的圣地》〕





①



②

图2 大流士一世〔前522—486年〕
的十字形崖墓

① 崖墓远景。

② 崖墓浮雕。大流士一世左手持弓，右手扬起向着阿胡拉·马兹达祈祷，其对面是火坛。他站立在宝座上，宝座装饰有神兽。臣属们抬举着宝座，分上下两排。
〔《波斯的圣地》〕

《祆教礼仪所用植物考》、《南朝梁萧宏墓碑考》 五篇文章做了准备〔其他的文章则是在虞弘墓发现之后构思的〕。

在反复求证的过程中，两个问题长期在头脑里盘旋：这些墓志及图像是否和祆教有关系？中国的祆教徒是否在墓中表达自己的信仰？

史籍虽然屡屡提到胡天、祆神，但都文辞简括，三言两语，未见留下关于神像和宗教仪式的具体描述。文物与文献难以对证。我尽力查寻古代西亚、中亚的考古和博物馆图籍，与墓志图像一一比较，发现可以类比的点越来越多。一是两方面在题材、形象上的相似，二是艺术风格、技巧的相近。1992年起，应法国科学院汉学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了法藏碑帖编目提要项目的工作。工作之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罗浮宫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代伊朗部分有十几个馆，在夜晚和周末徜徉其间，细细观看，记录，摹绘，游目骋怀，乐而忘返。那里成为我的难忘的课堂。

以往，中原北朝墓葬中出现西域风格的器物不少，人们习惯于视作丝绸之路上带来的“舶来品”。史载中古时代波斯、中亚和中原交通密切，商贸、遣使、迁徙之事不断，由于萨珊波斯、中亚艺术的刺激，在宗教热情的激发下，中原地区萌生出别开生面的美术品是不难理解的。1995年读到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马尔夏克〔B.I.Marshak〕教授《论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的肖像

图3 大流士一世召见使臣的浮雕〔《波斯的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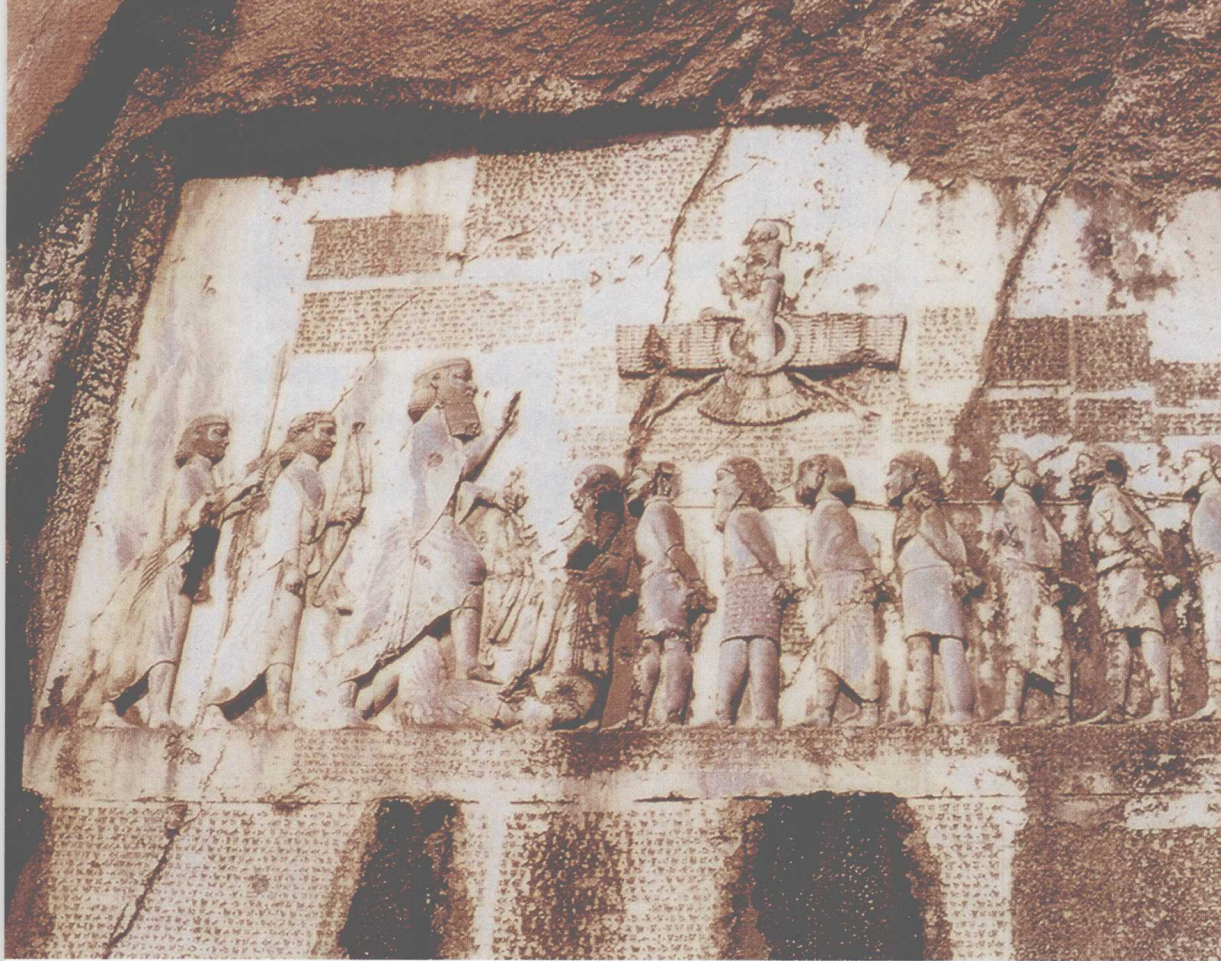


图4

画计划》一文，内中分析解释了粟特壁画与安阳粟特贵族墓石雕之间的联系，对我启发很大。安阳墓石雕与北魏墓志上雕刻着同样的火坛、神像、连珠纹等等，那么它们共同反映着祆教信仰的主题与波斯—粟特艺术风格就十分明白了。

波斯王朝的崖墓，中亚地区的盛骨瓮都刻绘宗教内容，那么波斯人、中亚人迁入中原，死后在墓室中表达祆教崇拜则是符合本民族传统的事情。加上中原有厚葬习俗，粟特多商贾而富有，他们的墓室重装饰而有宗教色彩便在情理之中了。1998年，我从故宫雕塑库房中发现入华粟特人用的建筑形盛骨瓮，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两个问题想通了，我才提笔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当刊出第三篇文章《安阳北齐粟特贵族墓石雕考》之后三个月，意想不到的事接连发生了。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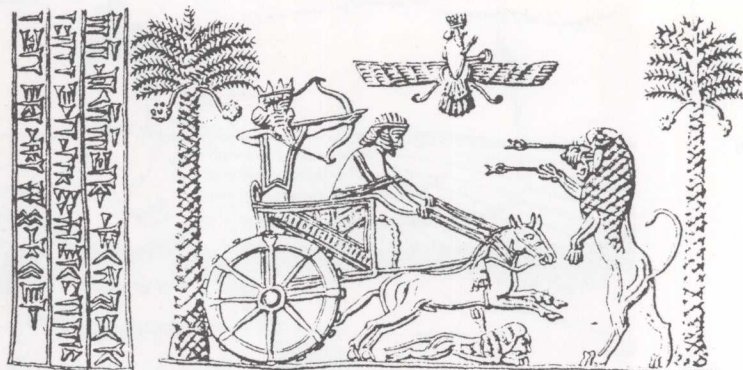


图5

图4 贝希斯敦石刻和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s〕

此石刻记述大流士一世战胜叛乱，征服阿黑门尼德帝国内各族〔前522—521年〕的历史。大流士一世左手持弓，右手扬起向着阿胡拉·马兹达祈祷，左脚踩着叛臣高墨达。还有八个同谋叛臣手被反绑着，用一根长链系在一起。大浮雕的周围是用古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书写的1000多行铭文，三种文本内容相同。

〔《伊朗》〕

图5 刻有大流士一世之名的阿黑门尼德楔形文印章

大流士一世在射狮，阿胡拉·马兹达像高悬天上。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

7月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出虞弘墓石椁，并且和记有人葬年代〔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及墓主人身份〔检校萨保府〕的墓志一起出土，石椁浮雕彩绘包含火坛、半人半鸟神〔即祭司鸟神〕和西域贵族的生活图景。2000年5月，陕西西安市北郊发掘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的安伽墓，墓志载墓主人是来自粟特地区的安国人，官同州萨保。墓门浮雕也有祭司鸟神和主人礼拜火坛的情景，浮雕彩绘贴金的围屏石榻呈现着胡人生活的画卷，还有各种神灵的世界。萨保是入华西域胡人的政教首领。两墓中墓志和图像并存，共同证明了墓主人的祆教崇拜。结论确定，无隙可击。既然两墓中有拜火圣坛、祭司鸟神、焰肩神、半兽半鸟神，那么北魏元氏、苟景等墓志纹饰的祆教性质也就连类得到验证了。

王国维氏曾提出有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



①



②

图6 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像

① 皇宫中殿门上雕刻的阿胡拉·马兹达像，他伸出左手递给国王指环，象征皇权神授，举起右手表示祝福。

〔《伊朗》〕

② 带有阿胡拉·马兹达图像的方形金项圈扣。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

互相释证。虞弘、安伽两墓不期而至，使二重证据法得以兑现。2003年6月，西安大明宫乡井上村东清理出北周史君墓。内有浮雕彩绘贴金的石椁，其南壁椁门上方刻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题记，说明墓主为史国人，迁居长安，授凉州萨保。南壁有两个戴口罩的人身鹰足有翼的祭司护持火坛。东壁图像内容是亡灵来到钦瓦特桥，接受祆神判决，或升天国，或坠地狱，实为“图像上的阿维斯陀”之典型。当初研究北魏墓志时常常有种想法：这些石刻都是盗掘之后的残存遗物，这种不完整对于研究的妨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以后能够科学发掘出完整的墓葬就好了。没想到希望这么快就成了现实。

有的朋友听说我在研究故宫的拜火教文物，觉得很惊奇：故宫明清两朝皇宫里怎么会有拜火教的文物？

实际上，故宫收藏的文物珍宝固然有大量的明清两代皇宫遗存，但是，从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以来，又陆续从社会上征集进来大量的文物，譬如10件周秦石鼓，郑国莲鹤方壶，东汉延熹华山碑拓本。这些名品，都是后来到博物院的。

近年来我发现的院藏祆教文物有：冯邕妻元氏墓志〔522年〕、元谧墓志和石棺〔524年〕、元昭墓志〔524年〕、元乂墓志〔526年〕、侯刚墓志〔526年〕、荀景墓志〔529年〕、尔朱袭墓志〔529年〕、王悦及妻郭氏墓志〔533年〕、河南沁阳北朝墓围屏石床、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记〔522年〕、建筑形盛骨瓮。前10种均是拓本。它们的来历分两个方面。

墓志和造像碑拓片是前院长马衡先生〔1881—1955年〕旧藏的。马衡是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20世纪30年代曾几次率团到洛阳汉魏太学遗址考古发掘，搜集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残石。那个时期洛阳北邙山盗墓成风，无法禁止。马院长只好尽力搜寻出土墓志拓片。他收藏的拓片中，绝大部分都是墓志、造像碑和石经。他去世后，家人遵照遗嘱，将9000余件拓本悉数捐献故宫，上述拓片〔石床除外〕即在其中。有了这批保存下来的拓片，方能在50年后反思而取得新知，此“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之谓也。

建筑形盛骨瓮则是1957年4月从文物店购入的。为了查找来源，我翻阅了文物账簿。同时购入的还有瓷器、铜器和书画100多件。那时，文物商店的重要责任就是向国家博物馆提供文物。账上登记的名称是“唐·青陶屋”，也无单价。进故宫后与其他明器放在一起，50年来从未陈列过。1998年8月12日，胡国强、冯贺军君约我到他们管的雕塑库房去看几个石佛像上的铭文。看完之后，我顺便看看陶塑。刚往里走了没几步，一眼就发现了柜子里搁着的这件特殊的骨瓮。我请他们将它搬到桌上细看。当掀开屋顶时，里面还有一个小纸包，纸是旧报纸，文字竖排。解开系着的线，里面裹着一

个半身的男子塑像，脸涂白色，浓须眉，高隆的鼻梁和前庭连成一直线，有发髻，显然是西胡人，表情悲哀。他抬着双臂，可惜臂已断失。屋顶的前檐当中凹下去一块，把这男子塑像放上去，截断面正好吻合。我告诉他们这不是明器中的房屋，是粟特人骨瓮。第一次进雕塑库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画了线描图，量了尺寸，也就是本书中第三部分第一篇文章用的插图。

沁阳石床拓片是 1996 年收购的，同时还有河南的几十张碑和墓志。

收入本书的是从 1997 年发表《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以来的 17 余篇文章，都和我国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有关，大体按文章所述内容之不同而分类别。第一部分简单介绍祆教的历史和它在中亚、中国的传播。第二部分谈墓志和墓碑。第三部分谈作为葬具的盛骨瓮和围屏石床。第四部分则深入探讨祆教艺术中两种标志性的图像。第五部分写作为宗教纪念物的造像碑。第六部分对祆教遗存加以概述，并谈谈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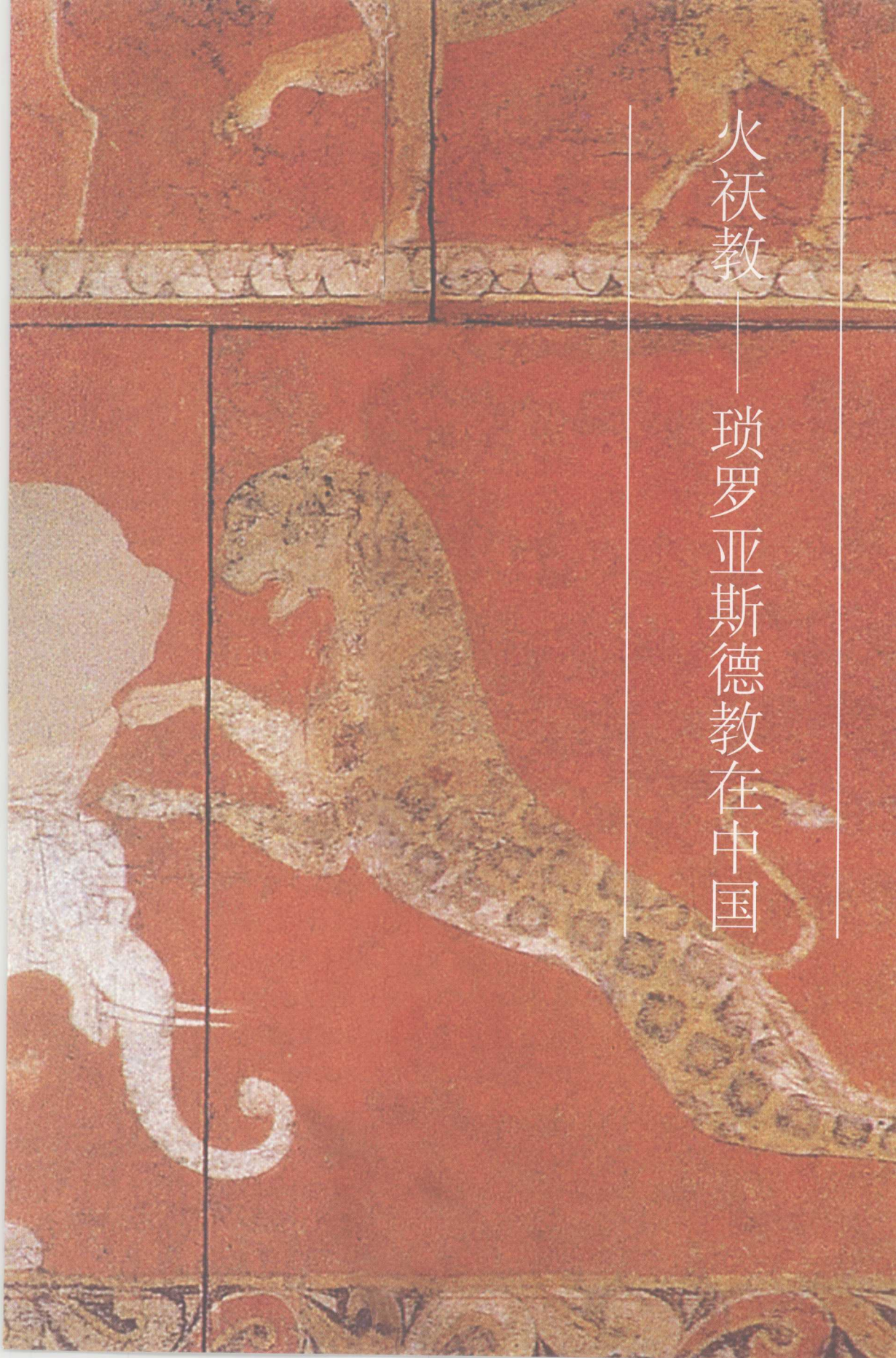
火坛和祭司鸟神是中国祆教艺术标志性的题材，有着神奇的艺术魅力，所以将它作为书名。本书并非要全面评述古代祆教艺术，也不是介绍近年来震惊学界的接二连三的考古新发现，只是想把自己在这方面亲身经历的事情讲一讲。祆教文物的发现有两个途径，一是新的考古发掘；一是对已有的文物作调查研究。其中包括以往发掘所得的和博物馆、个人保存已久的。两个途径都要重视。正是出于如此想法，于是增添了“古代祆教美术考古手记”的副题。

祆教考古与祆教美术已进入人们搜索的视野，它融汇了多种古代文明和艺术，有着相当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说古代佛教艺术的宝库是在地上，那么中国祆教艺术的宝库则在地下〔主要部分〕。若将祆教艺术与佛教艺术相比的话，其宏伟不及，瑰丽相侔，奇诡过之。佛教自古至今绵延流长，有大量的佛经。而祆教在 700 年前就从中国消失，也不见汉文经典，这不能不增加祆教考古的难度。祆教考古之于佛教考古势必有所借鉴而又自辟蹊径。

2004 年 6 月

火祆教

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



关于火祆教什么时候流入中国，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火祆教在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流行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本书开始，有必要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历史，对该教在中亚和我国的传播作一些介绍，为后面主题的展开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琐罗亚斯德教说略

琐罗亚斯德教源于古代伊朗，是世界史上一大著名的宗教，因教主叫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而得名。在中国，历来对琐罗亚斯德有不同的译名，比如说查拉图斯特拉、苏鲁支等等。这个教崇拜的最高神为阿胡拉·马兹达，以火为最高神的象征和化身，通过崇拜圣火就可以与神沟通。这是这个教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无论它流传到什么地方，都保持着这一特征，所以这个教又称为“拜火教”。这个教认为阿胡拉·马兹达是光明和正义的代表，奉行经典《阿维斯陀》〔Avesta〕。早在波斯阿契美尼德〔Achaemenian〕王朝〔公元前550—330年〕，拜火教就被作为该国的国教，在帝国内流行，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实行希腊化时，也就是公元前330年到公元前141年，这个教就比较微弱了。在帕提亚〔Parthian〕王朝〔公元前141年到公元224年〕，它又恢复了。而到了萨珊王朝〔公元224年到公元651年，相当于中国的三国到唐朝〕，它重新被奉为国教，进入了强盛时期。〔图7、8〕这时候它不仅在西亚，在中亚地区也广为传播，进而流入中国，在中国内地有着广泛的流传。一直到公元7世纪中叶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在强大伊斯兰化的浪潮冲击下，琐罗亚斯德教才日益衰微。在此以后，波斯的一批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离开家乡，远渡重洋，移民到印度西部海岸，继续坚持其祖先的信仰，后来发展成为当地的一个新的民族。印度人对“波斯”称为帕尔西〔Parsi〕，它的宗教随后就被称为帕尔西教。现在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主体部分也就在印度西部，就是帕尔西人。另外在伊朗、巴基斯坦还有教徒。